楊文愘公文集

題跋

書劉文煥御史送行卷後

南雄公郎彭司憲名臣錄中所謂其廉有足尚者翰林公與家君同鄉總至廉與侍御君同登進士所宜世講之者劉氏家教清嚴三世連宦猶貧而侍御君綽有前人風節因觀此卷用識于后云

題胡氏大雅堂卷

番陽胡振卿當元季亂黄兵起保障鄉閭以功

援郡倅卒之勢孤援絕以身死之其妻趙氏閻閩萬狀忍死以全孤兒識者於是乎兩高之以故先後著于篇章赫赫若前日事其六世孫嚴郡守大聲出以見示夫二事關係不可置以不論也值風塵草昧之秋使郡縣皆有振卿則生氏可全其首領不至於伏尸流血如是之慘矣使閩閫皆有趙氏則遺孤可保其無虞不至於覆宗絕嗣如此之多矣節義之功不其大哉讀畢因附鄙說以識慨焉

書袁鳳儀同年紀夢後

世之得喪禍福多稽之於夢至於科舉尤然檼黃桂香之時輩縫者流相見無雜言夢而已卒之了了可驗如袁君事者誠不少也浮屠氏以宇宙間一切指為夢幻泡影其有見於此與予方遊華胥忽聞敲門聲乃袁君倖來持示此紙遂題其後云

書楊溫甫小傳後

楊君溫甫示予以姜仁夫所為其小傳一通且曰事之未書者有三書而未盡者有三子其為我別為之予謂韓退之於張中丞柳子厚於段

太尉皆有遺録苟可以互見亦云足矣傳不必更作也况此傳止於温甫作郡令爲京兆少尹矣冀日遍歷臺省有可必者請於功成名遂乃通作之不亦可乎杭舊有工部分司凡徽處諸郡之竹木富商大賈筏浮册載於此者既已榷之矣至於錢塘之安溪等關成化間奸民假公營私倡言利網尚疎宜倂榷之至是公家得其一奸民得其九君謂此等竹木不通河水村民負擔出山以謀朝夕閭左艱難不免競刀錐之末朝廷寛大豈可槩錙銖之遺遂奏罷之郡

有宋死節贈修撰徐應鑣墓君以祀事請于
朝其畧曰當元將伯顏帥師次臯亭山陳宜中
白太皇太后奉表請降惟文天祥不屈被執伯
顏遷三宮北去兩府庶僚三學諸生皆隨行時
應鑣爲太學生獨不從率其子女投岳祠井中
出其屍儼立瞠目如生此亦何愧文天祥哉奏
上付禮官詳議立祠于其墓方家峪歲時致祭
嘗謂府州縣舊制設惠民藥局官爲置醫具藥
以濟民之夭死醫有士有官久之名存實廢爲
之官者多貴族勢家徒竊冠裳之榮且徭役營

柵公事以為財賄之計并與為之士者素難不知關尺莫辨問官十全之法誰其致詰故在郡務使官守其職士精其術輪日在局以待病者民受其惠此三事所謂傳之未書者也弘治癸亥杭被旱菑特甚飢殍相枕藉田粮十三萬石無龠合之登户部檄行於鄰郡撥補及那移官錢充解君具疏言撥補那解未易能追徵激變大可慮得減其半七萬石福建鎮守貢方物造制移文促杭預造册三十艘以俟且執為舊君取陳案視之乃言于鎮巡曰茲事在先年

嘗備十舠耳又其後杭應以水手若干耳而造舠之費竄出其省今併于杭復增數倍具何以堪并舉各省進貢䲹鰳嗤喻謂江浙不假舟于山東雲貴不借馬于湖廣反覆事理如覩黑白鎭巡從之杭惟出六艘君取諸屬驛之餘而足介者不聞公私無擾先是杭水馬驛夫最為民病有夫首有夫貼身任其役官與之符任其役則剝削於民也固有辭與之符則呌嚣于鄉也孰與禁又民間田粮多詭籍宦竈以避是役君不分二籍每一畝通徵銀二分令輸于州縣俾

傭者自詰受直歲不得過十二兩自是小民不知有水馬後之害矣其後募民濬西湖興水利爲莫大之費皆所徵銀之餘也此三事所謂傳之已書而未盡者也若温甫之才之志仁夫已論之詳予無改論且平生與温甫締交文字相贈處頗有一二此亦可以互見也然傳以循吏許温甫亦以作郡爲言耳史家立傳循吏外有儒林有文苑有忠義等名至宋史又有道學温甫之造詣樹立殆未可量雖循吏可遽限之耶温甫其尚務其極哉不患乎世無遷固也

題垂雲漏雪二石

予同年王君貞甫急流勇退園池山水之興固其所也蒔嘗名其庭前之石曰垂雲曰漏雪可謂極二物之形容者矣雖然君斂其胷中之品藻經綸顧於木石焉以發之吾不能不爲斯世惜方使其閑之早也然其於小物且得留意如此其於義理之精微形容體貼當何如哉吾又爲君幸其閑之早愈得肆力於此也抑程子觀石潤見天地升降之理則義理之求豈盡出木石之外哉君靜中所得碩舉以告人則今雖不

用於世視前之用於世之益殆不多讓也乎泉樹在試問安在伊洛之道與天壤俱敝可也君其進於是哉

跋歐陽九成宮帖

唐人楷書盛傳於今者歐陽率更顏魯公二家而已予學書時即見此帖又似曾見虞恭公碑今亦不能記矣弱冠以家君守求往來省視得一上語溪見中興頌摩挲久之登科後始見東方生贊蓋歐書惟化度寺虞恭公二碑九成宮醴泉銘顏書惟麻姑壇放生池碑東方贊中

與頌千祿字數種行世予平生亦僅得其半耳今此帖雜於墨刻中偶然獲之亦忘其爲何人所遺亟命工楷以成帙將以藏之家塾以爲子弟學書者之模範焉夫學書莫先於楷楷莫適於歐顏說者謂歐倣羲之書險勁過之信然初學小子豈可不盡心乎若夫先儒知道之論則又當於書外求之

書李太白酒樓集後

太白奇處是其文章高處是其負豪氣有知人之明觀高力士郭子儀事可見不幸流落以死

至於絕嗣可謂天地間至窮人矣然世有生前富貴已極顧其子孫以爲身後計者又無不滿足其意焉未幾消滅澌盡甚至得罪公論其人與之素無驩嫌而爲之切齒唾罵不已其後嗣夫亦踈遠已不敢認以爲祖而欲推而遠之若太白徒以羈旅無後之人歷唐宋以至于今雖萍流蓬寓之鄉痛飲狂歌之地莫不爲之祠守爲之肖像而游人過客墨士騷士方且登臨徘徊咏嘆不已雖有大勢焰以熏灼于當時賢子孫以維持于後世不能及者何耶讀是集者要

[illegible]忍而得之嗚呼豪傑卓犖之士豈待公卿
尊豈假子孫而盛哉或謂太白不當從永王璘
之迫脅夫以醇儒莊士之道責之獨此也乎哉
嘗謂太白類秦漢間游俠文似南朝曠達然其
高處奇處豈易得哉豈易得哉

題松竹齋卷

黄生早鐫字甚精以其兼知逸少八法耳一日
爲予招至金陵將別出一卷乞詩蓋生兄弟家
居怡怡嘗取松竹二字以顔其齋世號松竹爲
友豈非欲其接目警心以求盡乎友于之義者

哉予不能詩念生能壽予之文愧無以壽生之名然生果能如古人姜肱輩則自足以壽其名而由人乎哉

名臣言行錄跋

自朱子作宋名臣言行錄其後李幼武有名臣續錄有別錄有道學名臣錄又其後元好問有金君臣言行錄蘇伯衡有元名臣事略皆因朱子而興起焉者至　國朝彭文惠公名臣贊錄亦然或謂朱子不可擬擬之非僭則妄麤謂作太玄以準周易作中說以擬論語則不可若記

聖必書取法於大儒譬之爲員用規爲方用矩何爲而不可哉論者徒知尊朱子而不知其不在乎是也廉亦取法朱子者故綴此以解人之惑云

書止軒夏先生文集後

擅一代文章之名難矣哉非天資學力之過人不可得也止軒夏先生讀書數行並下甚留心海涵地負其發也雲蒸川涌而又月煉句煅不輕出之則其大篇短章驚動海內也宜哉嘗先生提學江右時若紀行集若備遺錄諸生皆得

請而梓行之身教言教之餘殘膏賸馥沾溉極多茲先生遺文一帙乃其館甥沈侍御子公之所收拾蓋紀行備遺以後之作也昔昌黎韓子之文寔有賴於李漢以今觀之獨韓李乎哉循憶先生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則閱卷亦畢當晩衙入揖即一一別言之次早吏胥謄讀以出矣蓋先生既以過眼不再之聰明而又得其要訣意其卷止分三上焉下焉中焉而已而其所以去取進退皆在於此尋常持不逮之資多弊精神於兄弟雷同之作其視先生如追風掣電

不敢窺其步驟因其所也先王蒸鑑人才多在
驪黄牝牡之外所恨者其晨期待如金谿之周
集一死允早如吾豐城之江潭輩皆死于先生
之前一時門下凋落殆盡遺言遺事誰其述之
廉也辱先生之教亦未嘗以衆人遇我茍負此
心有如皦日不揣承乏僭書其後若夫篇端之
序尚有李溪故事在侍御其成之

跋拙菴徐君詩

此詩乃開化徐君號拙菴因其孫今給舍可大
赴秋試而屬望之作也君平生有志用世其所

交遊皆一時英俊多取貴仕獨君竟無所遇而老焉宜其拳拳於子孫若如此雖然盈尺之紙數行之書爲可大者珍藏什襲愛過珙璧苟子慈孫之心固如是哉覽畢三歎書其後以貽之

跋高禎甫掌教所藏先郡公詩

先郡公於提學高先生有師生之義比在後人所當世講者近年予姪子知縣毅得拜庭芳公于其里第既而余又得接禎甫掌教於邑庠又於禎甫所見其尊翁頴庠掌教公屢詣數之於今四世矣禎甫於先郡公復姪孝公詩於拾勦

觔焉則所謂世講者於是乎可見惟吾楊氏子孫尚當勉之不肖子康觀湜敘泊而書之

跋善韻錄後

復齋楊公卒其子廷宜君取其行狀墓文與夫哀輓祭奠之作彙爲一帙既成或名之爲善韻錄云蓋公居官能善其政事晚節能善其進退其流風餘韻有足尚者耳何謂政事之善公丞清苑判高郵諸州賑飢倡學力犯權貴何謂進退之善公未及引年即謝絕仕途敦勸不出凡其見於斯錄者皆是也之數者若無其實奚於不

宜夫野有餞亭而不知餞亭舍鞠爲蔬圃而不之問奴顏婢膝者鳳不去者而觀之則公豈易及哉公以逢宜君 推恩封山陽令又進而僣御史服色壽八十一而終廷宣君今爲吾省憲副奉 勅防禦嶺南杜少陵詩云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嶺南之人必有借少陵之詩以頌之者寮將竊聽焉且惟是賴焉因系及之

跋羅子文太守送行詩卷

子文之爲兗州將三年矣政甚有聲近日書來

云云大抵言作郡之難無計以紓民困耳夫當商緣催科之時而欲竭撫字保障之力予亦知其難爲也獨予文當局者爲然哉此卷乃留都諸搢紳所以贈子文之之郡者也是時予以述職未得續貂其間今試讀之要皆所以屬望子文者若子文何負於屬望哉讀畢用識于末以補曩昔之缺典云

跋李兵侍惟正收藏予書卷後

此三書者予承乏順天尹時以之而通巡撫中丞勉齋李公者也前一書謝其俯從末議后二

書公巳轉官猶切切焉為一方之慮故答之如此世降俗末求其無分彼我惟善是從者鮮至於拋肩猶眷戀於舊治視公事如家事者尤鮮若公者可謂兼而有之矣然竟以此取忤讒然引避使其少計一身之利害孰不爭挽而留之哉嗚呼今日兩圻甸率皆殘敝之甚安得如斯人者而布之根本之地公巳晉少司馬今日羽書載道債帥盈邊又安得如斯人者而置之本兵之地予雖不敢為秦無人之嘆而謂公可恒遇哉率易勿之言公不棄諸求火而猶存之何也

公不作矣而其子上舍原道寄示及此復叙之以著不惟當時事體皆能洞究而言語條暢政不易得謂其老于世事老于文學非過也古云有是父有是子予於此益信因識于後云

跋敬慎亭記

西川周君以監察御史清戎兩浙因

勑有敬慎之説乃尊奉之以名其行臺之亭於旁屋於別室則以養静以審幾以澄心以思平以求恕徧名之蓋將以敬慎為綱以五者為目冀以朝夕游處顧名思義以勉於是焉耳夫養静審

幾此動靜之交致其力也然不曰審動而曰審幾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審動則尚疎審幾則加密矣澄心即養靜思平求恕即審幾亦動靜之交致其力也然靜有坐馳有枯寂幾有善有惡善則平而恕惡則偏而刻澄心則養靜之實思平求恕則審幾之實也能如是則所謂敬愼又豈有外於此哉嘗聞之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昔之大儒舂陵以靜以幾伊洛以靜以敬閩中以禮以豫武夷以敬以畏豈非各有所因而入者哉君由五者以求盡乎敬愼其亦有當

於此學而爲之切於身心也可見矣蘇西歸謫錢塘辱君以敬慎亭記見示讀之終篇備悉諸名義因知君之祇若天子之命而深得憲臣之體者其原蓋出于此往之有資於學固如是夫

書後峯卷後

予舊聞今大理黄君正德乙亥供賀南郊始見之稠人中歲已卯兩都盛傳君諫䟽幾於紙貴蓋無不嘆其剴切者予得而讀之見其養氣之充析理之密䟽中引通書語尤爲的當一時

諫疏無慮數千惟君爲第一近又見君傳刻閔

中理窟以惠學者豈非潛心於周張之學者哉

君居莆之後峯遂以後峯爲號竊謂通書理窟

周張二夫子之書也濂溪配周横渠配張一水

一鎮名天下而傳後世以其德立故耳君以通

書而希周以理窟而希張異日有不爲周張者

乎予知後峯之配君亦如濂溪之配周横渠之

配張矣後峯有見素諸公之作發明者衆予偕

綴數言于末簡云

閩邵國賢評　徐可大詩卷書其後

均稅之法即朱子在漳州所謂豪右占田隱稅欲行經界之法者也岳峯學朱子者固宜其爲政知要如此然朱子卒不能行之於漳未幾再祠以去岳峯去沐又不知繼之者能以其心爲心否乎

題林太守畫像

此儼然袍笏焚香告天琴鶴相隨者太守林君燕寢之畫也昔趙清獻公日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知成都以一琴一鶴自隨君甫入出守三衢清獻公之鄉郡旣祀清獻于後堂復命畫

史作此豈非所以致景仰之意乎君嘗爲史數有建白其後坐諫取活佛洛鐵爲武義丞視清獻之彈劾不避權幸稱鐵面御史何異哉君丁毋憂廬墓三年視清獻之居毋越國喪亦廬于墓者三年何殊哉然則君前此忠孝之行固與清獻若合符節豈必蒞其地思其人而後爲然乎清獻高行峻節照映古今兒童婦女皆知其名究其平生豈無用功得力之處要知焚香告天是也此聖學之所謂謹獨者也然不曰謹獨而曰告天豈非平生學佛未守所謂礼失而求

必對者乎噫高高在上日監在茲以清獻之心告較諸他人之不敢告相去何啻千里況清獻之造詣又有得於濂溪其足師法者何可常也君字以求號寒谷巽日柄用與執政爭國事其無忘皐夔稷契何書可讀之語哉君於西來宗旨絕無傳染於其諫疏見之此其師心爾別有決擇者也

朱子跋清獻家問謂公於佛學蓋沒身焉又謂公於佛學自謂有得亦見聖學不傳失而求諸野者尚可觀也嘗考公本傳及朱子所

編言行錄皆不載軾公學佛事唯跋其家書數

段乃見之

野服小影跋

此野服也考之宋儒周程張朱畫像巾服各有

不同巾則周程張同朱則深紗巾服之上衣下

裳周朱略同程張之服如今人所謂直身者耳

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配以幅巾幅巾始見

於漢與古深衣亦不相稱今予所製巾服一遵

程張取其無衣裳之連疊無幅巾之碓摺以便

於老人耳或問朱子衣裳制度曰也無制度

議論多如此故效之又問有尺寸否曰也無稽考禮上也說得沒理會要之二三大儒皆嘗制禮作樂之具其於此等雖自我作古可也昔郭林宗爲人所慕猶效之爲折角巾况出於道學大儒儼然冠裳而又非巾之折角者哉此固後學之所當取法焉者也

題朝服畫像

此予今爲尚書畫像也品秩愈進而服色愈加老態益增而職業益廢可不惕然以懼而尚婆娑又何待乎

跋彭給事記海棠後

杜詩無海棠與騷經無梅同固不必深論也給舍彭君子充軒之前有海棠焉其花異常人咸以瑞目之君所當任乃昔人所謂三槩者考之唐李善感能直諫一時譽之朝陽鳴鳳鳳乃舜文之瑞君抱負學識蘊蓄忠義其於善感何多讓之將見為今日舜文之瑞哉以人之瑞致草木之瑞以草木之瑞兆人之瑞予於子充有深期焉

書龍溪書堂時習二篆書下

成化甲辰廉下第西歸冬築室于城南郊外爲
讀書講學之所得撫州大守周公梁石書城南
書屋四大字榜諸堂楣既而先公尚書時習
二大字復榜諸室楣梁石書効朱文公体甚奇
偉先公書效詹希原体筆畫莊重端遒真先公
之意謂書屋則書屋矣或書寢或東書不觀或
飲酒或奕棋不可謂不於書屋也故所書時習
正欲時時習之不可俄頃閑度一惜寸陰是競
分陰是惜耳時弟康姪敎孜俱受學其中先公
教訓子孫拳拳如此乙巳夏洪水爲災二榜皆

望洋向若屋今亦易主矣維茲龍潭書屋者寔弟姪三人讀書出身之地因揭時習二字以追述先公之意考之和靖尹氏嘗以習堂名其所居亦取時習之義先公尊信伊洛此意亦自和靖而來弟廉不能學希原書姑依小篆以掩拙爲子孫者誠能祇厲奮發勇往前進不荒歳惕日焉則有以副先公之望矣其敬聽之哉

跋選唐詩絶句後

予往年入家塾見几案有詠史絶句詩愛而閱之從而選之存其平所嘗誦者茲荷朋游寄贈

鼎臣謝氏所註唐詩絶句愛而閱之復從而選之存其予所喜誦者前之存得二十有五首後之存得二十有五首當其存之也初未嘗限之也而何其數之暗合如此耶無乃宮商角徵羽之音有五而五其五者其五音之數歟然則事固有無心而冥會者哉

恭跋致仕　勅諭下方

臣頃者引年至再諮荷勉留迨至於三始獲俞允當　皇上春秋鼎盛奮厲中興之業崇巍巍景迫無能效其尺寸顧兹　恩寵乃爾駢臻捧

讀 訓辭一 乾坤覆載之德尚可名言也哉
臣以一芥草茅叨中成化丁未進士 憲宗命
內閣簡爲庶吉士作養翰林 孝宗朝爲給事
中爲少卿 武宗朝爲通政爲府尹爲侍郎今
上繼統畜任惟舊擢之尚書通前濫歷 四朝
銜帶兩京凡三十六稔俯仰今昔徒有葵藿之
心未效涓埃之補 天語褒嘉莫知所措臣老
至而耄及之當此異數漸負益深江漢之詩曰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說者謂人臣受 恩無可
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臣敢借此以爲

今日誦自餘尚何言哉

題浙江鄉試序齒録

弘治甲子浙省鄉試取士九十人今憲副顧君
惟賢在焉茲惟賢於九十人者乃徧而齒列之
且著其履歷梗槩焉非親乎同年奚至是哉夫
自有科目以來有鄉試之同年有進士之同年
進士同年四海九州之人也鄉試同年如浙江
則一省一郡一邑之人也四海九州之人本疎
而同年則親矣一省一郡一邑之人較之四海
九州之人則親而同年則愈親矣雖然昔之同

年有因其賢而欲與之同升者如歐陽詹之於韓愈是也有共約先貴無相忘者如李絳時之於李元中是也歐韓上也二李次也此同年之所當法者也若楊收之於薛逢謂之無恩頁貴之於王灊謂之下石楊薛薄也王聶險也此同年之所當戒者也惟賢既成此錄謂予嘗濫竽主司徵言以弁諸首予不佞惟以所當法所當戒者題與諸君共講焉

題飯顆山圖論

太白贈子美詩云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

日亭午惜問因何太瘦生總是從前作詩苦此蓋本此詩而作也夫以子美平生稱太白不置而太白之朝一至於此其相逢也果當子美旅食京華殘盃冷炙肉黃皮皺病瘧初起之時乎太白金鑾召見御手調羹力士脫靴醉著錦袍之時乎以得意者之視憔悴宜無足以當意者然觀韓退之之論則以杜而並李元微之之論則又劣李而優杜王仲淹有云公如可慢則其得矣如不可慢則其失矣予於李之待杜亦云

書胡伯珩撫邉續畧後

紫山胡公伯珩巡撫大同值　先帝駕幸諸邊逼臨虜境如李陵臺明妃塚皆在目睫間其遠得可畏哉未幾回鑾公實有力然竟取忤權奸而甘於投閑置散今主上登極權奸伏誅則公納用矣嗚呼為人臣子所知者忠義而已傳不云乎譬之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飢饉必有豐年予於胡公尤信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九

雜文

續夜氣箴

西山眞先生嘗作夜氣箴金華王魯齋謂天台陳茂卿養以夜氣之說足以證西山之誤廣因作續夜氣箴將以取正於有道焉

上智之氣無時不清衆人夜氣暫足抗衛易爲夜氣靜之異名日中擾擾夜乃澄澄下愚梏亡昏濁到明卓哉孟氏有見於此前聖未發垂訓伊始傳至考亭豈況故紙沿李遡程刻契厥旨

謂心如魚謂氣如水水以養魚氣以養心晝所為善夜氣愈深晝為不善夜氣愈侵侵而無餘乃戰乃會毫末苟積可至丈尋嘗聞濂洛曰靜與敬豁開群蒙授茲纘柄頃刻弗忘此心自定旦晝如夜紛紜何病願言勉旃超凡入聖

讀五子書漫記

四明黃東發嘗謂鬻子亦爲戰國處士所假託國朝宋景濂以亦為非夫以潛溪之博誰能當之然鬻子書謂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以爲老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

尙少也此語大類游士口頰則黄氏之言恐得其實未可遽非之也近見梓行五子書以聲學居首披閱之餘聊記于此

先世遺事

高祖遁翁府君歷元季　國朝俱隱居不仕教授鄉里出入常乘一驢洪武初法令嚴峻一日佃客來取驢下家童强之詞連府君吾家得軍之由實原于此配張氏孺人姓劉烈或謂家僮之童佃客寔出孺人之命永樂初遇例始還鄉里

曾伯祖德仁府君氣豪任俠綱紀族屬先祖素菴府君得心疾曾伯祖意甚不樂至愈始爲之喜初以無子欲擇立未果及卒各房爭立竟以不定遂至絶嗣其居賣與二坊徐彥常前堂後樓至今猶在

先祖素菴府君性剛直不疑人嘗買鄰人地鄰持鈔至其家其人受之惟甘言相款並不與一墨及鈔足而索地其人曰取受鈔帖來府君乃悟其紿已有田在鄉之爐田鄉人甘姓者佃之以其佃已田接壤也歲歲侵界府君曰使我與

之較而子孫不能守終歸于彼是為徒爭若彼子孫不能守而歸我則彼亦徒勞耳鄉人至今相傳以為口實從叔祖行祥府君雙目烱然廉少侍之一日聽談開元遺事娓娓不休至今猶能記憶廉所藏豐城志亦得之從叔祖原三冊今亡一冊又嘗以所錄 國朝 祖陵碑示廉當時傳錄于冊今亦亡之矣

從叔父山齋性喜抄書每夜籌燈畢數紙乃寢其卒時所抄科舉文字不下數十冊字皆真楷家貧風致凜然無所矯飾

康每聞先世舊譜甚習考之舊譜碑碣頗有未獲登載與夫近世事蹟亦有錄之未備者因思伊川程子有家世遺事而静修劉氏嘗記錄先世雜事乃倣其例而為之以附于譜之後云

錄熊氏死事

熊氏名謇奴豐城巻仙鄉一都人父彦端年十二十一嫁爲同邑余繼妻熊氏入門孝于舅姑克盡婦道繼得疾度不能起語後事熊氏出篋中衣對之紉定累數襲爲一泣且謂曰即有不幸

吾當隱之以俱死不能獨生也繼子熊氏視殯殮畢聞家人議舉棺焚化之即衣所納衣期赴火死家人察其意閉之室中乃引繩自經死與夫之死同日蓋成化丙午七月二十五日也時年二十有六嗚呼昔稱夏侯女截耳劓鼻若熊氏其無愧哉

慈節堂頌

節婦婉娩出於天性父憐母惜為擇所聘方其于歸資裝亦盛上下咸宜閨門胥慶有美夫子琴音且和夜伴窮經期之洪科出門三戒公無

渡河孰謂鐔江化爲汨羅節婦呼天而獨誰歟不必隕身不必截耳吾志自定吾夫有子抵死弗渝天日可矢蓼荼茹蘗苦雨淒風塵埃滿鏡凶罹在躬男呻女吟生計不豐孰謂茂齡而克有終閨門風俗日趨於薄瀉淚才收笑對媒妁三尺之孤竟負所託亦有矜孀謂不二天日攺月化寢已非前松柏失色桃李爭妍惟玆節婦行如氷雪膝下黃口左提右挈死者有賴閭里稱烈關雎栢舟慷慨從容節婦之德將與之同使作丈夫逢干夔龍

浙江鄉試策問五道

問自昔創業之君不獨有功之閎偉其言語文章亦自壯麗雄傑如漢高帝沛中之歌唐太宗靈州之句宋太祖華陰田間之作豈書生輩所可到哉我

大祖高皇帝天生聖神肆筆成章若婺州之城旗賜陶安之門帖視前三君尤爲過之及嘗詮論

御製文集其古近體詩文皆斂其英偉不欲盡露豈非兼百王之所長無可無不可者哉至於文章尤爲嚴健如閱江樓記一轉儒臣皆

閣筆斂袵其有作者終無以當　聖心至形之
天語云云記中大意卓乎不可及已我　聖祖
有重關乾坤之功而詩文特其餘事猶後如是
其爲我鋪張揚厲焉毋誇曰摹天地繪日月之
爲難也

問顏子孟子亞聖也或謂孟子才高學之無可
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是
果然與後來亦有發明以說者與二程子接孟
子之傳朱子接二程子之傳皆其自言亦可述
其略與有著書於孔子顏曾則曰傳授於孔門

諸子則曰學於子思孟子則曰傳授於戰國漢唐諸子則曰學於宋諸儒亦有曰傳授者亦有曰學者其所分別果當與今生宋儒之後當學宋儒不知其中可依據與有用力處者誰與諸生平時為學必有所取舍於其間幸無隱焉

問切於君德者輔導之職切於民隱者郡縣之官輔導以經筵為首有謂講書數行致君無由者有謂不於此時盡心而於何所者其人為誰其言孰當郡縣以守令為重有謂惟制民之産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有作

邑衆方以為拘礙獨為之沛然而亦未嘗大戾於法者其有可為與為之不大戾於法可舉其一二與今日儒臣勸　講固有其人無容僭論若守令之宣布綜理事亦繁矣姑舉其繫焉公案之柚蔵文移之倚閣何以除胥吏之奸稅粮之過徵軍需之重派奚以革粮里之弊若小事而甚切於民毋曰不足道也

問浙之人物未易殫述如近代金華四儒所謂朱許之世適者或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或清介純實似尹和靖并其所著之書可悉言之與

國朝有欵舉之以從祀孔廟者翰林集議謂
無施行不知當筆者爲誰其所駁云何我　微
高皇帝嘗稱浙二儒及四先生或以子房目之
或以純臣許之後之論者復有功業掩其文名
文章兼乎功業之說弁其所著之書亦有可得
而言之與或謂　高廟配享宜擇一文臣於其
間不知於子房純臣而人可以當此諸王子於
鄉先生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又失其有以告
我盍遠而向慕之切不若近而聞見之真也
問救荒備荒時政之大者試以往事論之有在

發糴而禁遏糴有在臨川而禁糴何相遠如此有行賑糶人日給米一升數二升量足其食者有論濟飢人日與一粥限入中出務節其食者何相戾如此社倉之法妄可病之譏其為青苗者何意青苗之法誰敢和之移書以致辯者何說社倉之外有常平有義倉何者為最善作粥給米數禁糴禁遏糴何者為最良諸生有志於經濟者此等必嘗講焉願聞其說

中星論

中星之說始於堯典然亦止謂昏中至月令漢

晉宋志則幷以旦中星言矣堯典不過四仲至月令則兼孟仲季六倍之而二十四矣至漢晉宋志則兼二十四氣復二倍之而四十八矣然猶未也使分七十二候則三倍之而百四十四矣而又於三百六十日之內夜夜而候之旦旦而測之則五倍之而七百二十矣如是不徒可以定一歲之節氣而亦可以定一日之早晚而農桑庶務又豈有失其時者哉後世星翁日官何天德月德之說大備建除執破之名不遺而獨略於妖耶豈徼福之心勝而修人事之意怠

耶然至今北方之人猶謂能於秋冬之月以參宿定早晚亦足以見古曆日法之不可泯也因識于此俟與知曆理者講焉

讀元史曆志

前代之曆唐虞三代無可考自漢至元凡四十餘曆漢興四百餘年凡三造曆唐興三百年更七造曆宋興三百餘年乎更十八造曆 本朝大統曆采用元授時曆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嘗更造而一一皆驗則斯曆真可以行之永久矣授時曆乃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知曆數者旣

精明曆理者又精恐古今之曆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用歷代積年日法最爲簡易瓊臺丘氏作大學衍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之言謂授時曆元年遠數多漸差天度擬合修改攷之統所改元推步不應曆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復謂今去統時年遠數多所差益甚是亦泛論焉耳曆法疎密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之哉

讀通鑑綱目

漢宣帝元康元年書殺京兆尹趙廣漢五鳳元

年書殺左馮翊韓延壽書法謂周官有議賢議
能廣漢延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書殺
甚之也神爵元年書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剄北
闕下書法謂寬饒語及言天下非所宜言若是
而自殺焉罪不專在上也神爵三年書殺故平
通侯楊惲書法謂殺之甚矣按趙蓋韓楊之死
古今無不冤之而劉友益氏特以綱目所書之
異謂其有所予奪褒貶而爲之立說如以且寬
饒官天下之言正以見天下非人君所得而私
猶所謂惟命不于常及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之

意用以儆惧人主何爲而不可哉其視廣漢以私怨殺榮畜人延壽怨蕭望之惲荅孫宗會書寬饒似文無此何爲而獨責之備哉朱子嘗惡觧春秋者如舞文弄法之吏謂夫子直筆所書善惡自見不拘拘一字以爲褒一字以爲貶今趙韓楊實係腰斬棄市故書殺蓋實引佩刀刎死故書自剄亦據事直書耳若四人之當刑不當刑當死不當死自見矣劉氏乃泥於一言一字之間以爲深得朱子之意吾不敢信也更如漢文帝十年綱書薄昭有罪自殺目以司馬溫

公及程子之言並載之分明見文帝之所以處此猶有未盡劉氏止以有罪自殺四字斷之抑豈得朱子之意哉

劉侯士約哀詞 有序

豐城劇邑也威明不足欺梗雜出紛不可制威明矣而心目一毫不到隨摸隨起靡有定時吾劉侯士約之至也語其明則苛察不用語其威則鞭扑甚少心目所不到之地而民之畏服若侯之親臨而親見焉其心目所到之地民之畏

服可想矣候在任餘二年邑中大治今

沒十二年邑之人思侯如一日也予因

爲哀詞一章以慰吾邑人之思劉侯名

璲廬城人以春秋家學登庚戌進士云

詞曰

竪政事兮在孔門曰果藝之可當彼猪吏兮在

史冊惟卓魯之彰彰憘哉劉侯兮治劇有方視

萬家之邑兮如十室之鄉嚬笑賞罰兮指顧弛

張幽顯必達兮狡獪草藏惡加於卑弱兮法繩

平强梁幾發得志兮豪家右帖降其守彌潔兮其

氣彌鎮其安定如山嶽兮其裁割如劍鋩一兮
亦滿兮邇声洋洋侯音何之兮豈羽化而翱翔
固天之奪速兮亦吾邑之殃逝逾十稔兮民懷
弗忘收名宦於郡乘兮惜猶未詳欲報祀以俎
豆兮迄今未遑吾作哀詞兮慰吾民之盡傷

楊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一

雜文

讀史記

馬遷滑稽傳止載淳于髡優孟優旃其後褚少孫增以東方朔東郭先生西門豹諸人林駉謂西門豹循吏之流而遷乃抑于滑稽之列使無古史則西門豹果滑稽者乎此却誣遷遷以莊子著書詆孔子之徒而古史以爲助孔子劉靜修詩云謂暢墨名聊泛應論周陰助豈誠然此意與遷合

司馬遷作刺客傳於聶政荆軻之事皆喜談而樂道之可謂陋於識矣朱子作通鑑綱目於二人皆以盗書宜哉然遷所傳五人就中如曹沫豫讓豈刺客之流此與列子貢於貨殖何異哉史記秦紀并陳涉世家多采過秦論遷經羅天下放失舊聞安知取采諸家語不甚多乎

策

問程朱之學洙泗的派所謂聖賢之學也其窮探力踐之功亦云至矣然在當時有以文章氣節自任者食素耶哭之説動譏

程子有以直截頓悟自處者意見章句之語反詆朱子在程子則不之校在朱子則極其辯論力言彼學之非夫以二先生之造詣千載而下欲學聖人者固當以之為階梯無疑矣至於不校與不能忘言何所處之不類耶彼二子者亦可伯仲乎其間否也請詳言之且以觀子之趨向焉

學至於程朱而後得前聖之正宗議及於程朱而皆出一己之私見其不校者待物之洪其必辯者衛道之切彼譊譊者多見其不知量耳愚

也雖求之有聞亦豈敢操戈入室褰裳就淵以犯是不韙也哉請得而陳之鄒魯之響既絶孔孟之學不傳歷秦至漢由隋及唐士生其間上無師承人自為學其於聖賢之的派茫乎其望洋矣逮夫程子生於汴宋之前朱子生於南宋之後其窮探力踐之功可謂極致而千載之絶學始有所託焉時則有與程子並立於朝者眉山之蘇氏其於程子之國忌食素歌則不哭輒有好佛叔孫之譏殊不知素食之說雖近於禪茹葷則忌日之不可者也歌哭之說雖似乎泥

而賀故又國事之至重者也徒欲以無稽鄙褻之言而侮之豈可哉時則有與朱子上下其論者象山之陸氏其於朱子論說之詳著述之富反有意見支離之誚政不知德性固當尊而問學豈宜缺涵養所當加而窮理安可緩徒欲以超階躐等之資而忽之奚可哉然程子之於蘇氏其必以為彼自失禮耳彼自放肆耳即子張所謂我之大賢於人何所不容故其所以不校者豈非待物之洪哉朱子之於陸氏無極太極之書告子禪學之說即孟子所謂予豈好辯不

得已也故其所以極論若豈非衛道之切哉是則蘇之文章氣節非不可取也但其持才不撿而得罪於聖人之門何敢望程子之以誠敬為入門踐履為實地者哉陸之持守卓然非不足尚也但其必欲頓悟而闊畧乎學問之序何得擬朱子之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者哉雖然程子有言言學當以道為志言人當以聖為志朱子有言凡人須以聖賢為已任二子之學源流於洙泗接續乎孔孟誠作聖之階梯也愚不敏於蘇陸則未之能行焉乃所願學於二

学子之外則不敢他適此亦平生之往契也問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隱顯固一致也何出者有林澗愧之譏仕者有林下無人之誚宋有大儒朱踰五十皤然一出又有大臣獨運斗杓稱三朝元老者然卒無敢少置其喙是又何耶出處進退實士君子之大節願相與言之

論人之出處當於其心而不當於其迹也何則觀其心之處也在於求道而出也在於行道超

超然於功名富貴之外此其上焉者固無容置喙於其間觀其心之處也不必於求道而出也不必於行道汨汨焉於功名富貴之中此其次焉下焉者如是而欲逃乎人之清議不可得矣執事以古人出處爲問生也亦欲幼而學之壯而行之𢻎不悉心以對甞觀周顒隱于北山之間及應南齊之詔而一出孔稚圭作文以譏之有林慙無盡澗愧不歇之語其心以爲顒既隱矣豈可復爲仕耶故至今以孔之文爲口實者正以功名富貴之心顒固難忘耳韋丹仕于李唐

又詩嘗有歸休之言而未果僧靈澈作詩以詒之有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之句其意以為丹久進矣焉可不知退耶故至今以澈之詩為名言者亦以功名富貴之念丹所不免耳若夫伊川先生天民先覺一代真儒其召自布衣說書崇政凛乎莘野商巖之風故雖年踰五十幡然復出當時之人信其為道也非功名富貴之心也雖能文如稚圭敢問顯吾伊川也哉韓忠獻公一代間氣屹然山立其獨斡斗杓親扶日轂綽乎文范富歐之右故雖歷事三

朝不愧於乂當時之人亦信其為道也非功名
富貴之念也雖能詩如靈澈敢棄丹吾忠獻也
我雖然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節顯與丹固不
必論矣若魏公韋亦謂其皆是天資不由學力
天資不可及學力所當加讀易傳之文而深究
乎進退存亡之道思也敢以伊川先生為師

問老成謀國自古而然故易稱丈人詩稱
老成人然太公泊增一成一敗則老成者
亦不可盡信與鄧禹周瑜皆以弱冠之年
建中興之業成鼎足之勢果新進少年亦

不可蓋忽與其明言之以觀賢於他日
善奕棋者不守譜工求駿者不按圖然則用人
者又烏可一定求之哉以一定之而求之則非善
用人者矣是故持重諳練者用之英達夙成者
用之貴其實而不徇其名得其真而不惑於似
此其是以成天下之事矣請得以復執事之問
夫老成謀國誠不易之定論故易稱丈人者此
也詩稱老成者此也自今言之磻谿之呂望居
巢之范增皆年在桑榆可謂老成者矣然從望
則以鷹揚之才御虎賁之卒孟津之觀兵牧野

之伐紂卒能有以成其功焉在增則謀既拙於舞劍怒何益於碎斗身死未至於彭城楚劍終歸于垓下而無能有以救其敗焉此非老成之不足信也望老成者也增非老成者也增之見乳臭之見也南陽之鄧禹舒人之周瑜皆年甫弱冠可謂少年者矣在禹則獻奇謀於杖策致功名於竹帛卒能中興乎漢焉在瑜則以東風一炬之師破北兵數萬之衆終能鼎足乎吳焉此非少年之必當用也禹少年者也瑜非少年者也禹瑜之才老成之才也雖然望乃伊傅

之儔王者之佐固非禹瑜之可倫而禹瑜則英雄之畧伯者之佐又非增之可擬也故望龍也禹瑜虎也皆可用也而增則千斤撻耳果何所用哉愚生幸際堯舜之世開明良之歌覩千戚之舞非惟鄧禹周瑜之不足言雖太公之兵法亦何所用哉

問四書諸經所當循序而讀或謂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然與大學中庸不可差殊而觀或論大學論孟之序而不及於中庸何與有作中説以提論語論語果

可擬乎有著論以疑孟子孟子果可疑乎
然自二程之定大學朱子復更定之朱子
之後金華王栢復論之
本朝宋濂又論之皆謂格致章未亡可盡信
乎有作中庸解至强𣪊矯闕之時聞者謂
將從天命之謂性便闕却中庸之難解果
至是乎諸生自少卽讀四書至此必有定
見幸爲我言之
四書之有功於世道也爲無窮程朱之有功於
四書也爲甚大四書之在天下如天之有四時

也非他之有四瀆也諸經不可以先之[illegible]
得以並之所以繼往聖者在是所以開來學者
在是經子表章學庸書始有四以會其全朱子
悉加注釋論始有定而無所異其擬議於二子
之前者固不自量其辯證於二子之後者抑豈
敢輕信也哉請因明問所及而陳之粵自洙泗
之教一傳而曾子再傳而子思三傳而孟子其
門弟子之問答有論語焉曾子之書有大學焉
中庸子思所作也七篇孟子所著也此書之所
以名四也又謂之四子者是也自有六經以來

則有四書自有四書以來則無書矣非無書也
猶所謂刪後無詩者也程子謂論語孟子既治
則六經可不治而明豈非以論孟極聖賢之淵
源為斯道之統會能明於此則彼固有不難者
哉程子之於禮記若儒行諸篇深致其疑貶
大學中庸而表章之其論大學則以論孟次之
而不及於中庸豈非以中庸孔門傳授之心法
聖神功化之極致驟語乎以則人固有不易者
哉文中子作中說以擬論語孔子何人乃敢擬
之宜朱子宜小兒瓦屋之譏也溫公嘗作中庸

觧又作疑孟不知孟子豈知中庸肯明道哂其
嘗從天命之謂性關却也程朱之定大學伊川
與明道不同朱子與伊川亦異然至朱子亦可
以已矣而王柏作大學沿革論力辯格致自在
本朝宋濂著龍門子亦極言格致未亡嗚呼人
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衆物之
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無不明學
者從事於此則於格致之要得矣其視以聽訟
為格物者所得不既多乎身心既有受用則一
部大學在我矣其視拘拘於章句之末者相去

不亦遠乎愚生自幼至長朝諷暮誦論孟而已學庸而已顧其所得僅僅如此惟執事有以教之

問濂洛諸儒於心性論之詳矣然其間似有不能無疑者周子謂性有剛柔善惡程子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言與孟子不合此論性似不能無疑也程子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又言既發但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其先後牴牾此論心似不能無疑也今天下學者開口周程下筆心性

[illegible]有定見者爲我言之

對心性之論莫精於濂洛既不可以亞聖之言而疑其不同尤不可以未定之言而疑其自異蓋人之言各有所指至於未定者尤當反復而深考之也苟能知其言之有所指又知其言有發於一時而未定則知周程之論心性實爲縝密的當而后之學者自不必致疑於胸中矣執事以濂洛諸儒所論心性下詢敢不摭拾以對乎嘗謂洙泗之教既息鄒魯之學不傳人人有心而不知所謂心者爲何物人人有性而不知

所謂性者作何狀捉影捕風言皆無耴嗚呼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濂溪周子倡於前河南程子繼於後其心性之論愈言愈精誠足以闡洙泗之秘續鄒魯之傳至於今日章縫之士信知孰事所謂開口周程下筆心性者矣所以然者得非濂洛發明之功乎雖然又有不能無疑者如親事之所問焉周子論性則曰剛柔善惡程子論性則曰善固謂之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於孟子所謂性善者未免不合竊而觀之誠不以憮然矣殊不知周程所言乃氣質之性

孟子所言直舉本然之性是其言各有所指也先儒謂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以此觀之周程之與孟子其論雖若不無鈎佩然味其言則各有至當之理也至若程子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又謂既發但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其視張子所謂心統性情者雖若有異乍而觀之誠不能以判然矣殊不知以心為已發則遺心之体謂心非既發則昧心之用此乃其未定之言也他日謂心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

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以此觀之則前說之與後說雖若自相矛盾而要其終則自有確然之論也愚也幸生於理學大明之後茲因執事之問不過採先正之成說以為復其至於盡心知性與夫存心養性之學方興望洋之嘆惟進教之幸甚

問科舉之學今之時通以為學也先儒謂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則其學不在於科舉矣又謂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則其志亦不在於科舉矣不知

其所謂學者何學所謂志者何志願爲我

言之

對有聖賢之學有科舉之學聖賢之學本也科舉之學末也事其本而兼其末則於緩急之序亦未爲失固無不可也務其末而棄其本則於輕重之分已昧所擇是焉得爲可乎執事以俗學道學策諸生愚也亦嘗究心於二者之間敢不舉以爲對方今科舉之途朋友以此相招科舉之學父師以此爲訓士之自少至長秉筆爲文非舉業則不爲焉執經問難非舉業則不講焉

外乎此若謂之雜學尊乎此者謂之本領嗚呼果孰為雜學果孰為本領哉道學之不明也久矣利祿之誘人也深矣欲人之急此而緩彼重此而輕彼也難矣自非豪傑之士烏能自拔於習尚之中奮勵於時好之外哉執事謂科舉之學今時通以為學者此也彼一月之間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此伊川之言也斯言也雖不以舉業為不當務而要其所以為學者殊不在於工聲病尚偶儷焉何也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此伊川之所以為學也舉業也者豈

其所謂學哉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亦伊川語也斯語也雖不以舉業爲有所妨而其所以爲志者要不在於取青紫售有司爲何也言學以道爲志言人以聖爲志此伊川之所以爲志也舉業也者豈其所謂志哉雖然或者緣此遂謂伊川不欲爲舉業則又過矣觀其言曰人多謂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此又曰人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以此論之則舉業之習未爲不可惟是輕重緩急之間則當致其審耳患於舉業幼

而習之以至於今去明道年十五六聞濂溪論道遂厭科舉之學者比其時矣然亦何敢妄意躐等肆爲大言但一月之餘功奪志之深戒質雖不敏安忍自棄於程夫子之教哉初學小生不覺狂妄未識執事然之否

問尊主庇民士君子分内事也尊主莫切於輔養君德庇民莫先於講求民瘼以今日論之經筵儒臣君德所係郡縣守令民瘼所關不知陳説之間罷行之除果以何者爲先務試爲我商略之毋曰方幼學而

未暇也

對事君之道非一而必以正君為要治民之事非一而必以愛民為本蓋正君者人臣事君之要而愛民者居上治民之本也失其要雖皋夔稷契無以善其謀舍其本雖龔黃卓魯無以行其志是則經筵之官郡縣之職豈不各有所當務也哉知乎此則可以復明問矣請得而陳之且士之窮經致用韞櫝待沽致君堯舜其本心也抱道俟時席珍待聘澤民唐虞其素志也試以致君言之君德不修則行政之失用人之非

皆不足論矣欲君之堯舜得乎以陳民言之民瘼不除則閭閻之疾苦田里之愁嘆决不能充矣欲民之唐虞得乎執事謂尊主莫切於輔養君德此以正君為要也又謂庇民莫先於講求民瘼此以愛民為本也方今經筵儒臣奉陪清燕列侍帷幄君德所係實在於此必當開陳善道進納忠言左右便佞之惑君心者思所以絶之射獵馳騁之蕩君心者思所以防之聲色貨利之害君心者思所以戒之土木兵戎之蠧君心者思所以杜之不楚咻而齊傅不一暴而十

與若是則君德無不修矣故曰事君以正君爲要者以此方今郡縣豈徒師師寔惟父母民瘼所關責在於此必當愛民如子視民如傷豪強之或吞乎民者鋤之里胥之或害乎民者禁之功役之或防乎民者緩之催科之或厲乎民者寬之務令萊麻之樂業毋使雞犬之不寧若是則民瘼無不除矣故曰治民以愛民爲本者以此與愚生以尊主庇民之道致君澤民之術方且講之亦深雕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者今因明問所及姑陳此迂踈以復謹進而教之幸甚

[illegible]文恪公文集卷四十二